反思「老人傳播」研究的方法學途徑:

兼向心理學的相關經驗借鑑

中文摘要

本文延續過去有關「老人傳播」研究之探索脈絡,改從「方法論」

(methodology) 剖析其困境與未來展望。除「前言」略述並回顧此次領域發展

之起因與本質外,本文其餘部分皆在反思「老人傳播」研究之限制,如有關「研

究對象」之定義與內涵、研究者之「世界觀」以及「研究設計」等。

本文認為,「老人傳播」研究者習視研究對象為體能與智力皆在衰退的高齡

族群,忽略了不同年齡層之老人表現亦有差異且各有特色,未來實應調整其名為

「人老傳播」,旨在關注個(老)人如何感知生命歷程之變化以適應其「長老」

(growing old) 而非僅是「變老」(getting old) 之實,從而樂於將其轉化為故事

述說以與他人(如家庭成員與同儕友人)共享並建立互動關係。次則引介來自心

理學的反思經驗,藉此呼籲老人傳播研究者理應仿效、學習並持樂觀與超越自我

的精神來持續鑽研傳播與老齡的關係。

關鍵字:老人、傳播、方法論、反思

Reflections of the methodologies of ag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applying similar experiences from psychology

Following previous explorations on the subject of "aging communic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focuses on reflecting the limitations of its methodologies.

Other than briefly review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ag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forward section, the rest of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edicaments that

have been discussed by ag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in the past, i.e., the

definition of research subject, the worldview of the researchers and the research

design, etc.

It is suggested that future researchers in this subarea should be concerned that,

instead of considering "aging" as a process of decaying, it would be better to see

getting old as a process of narrating life stories and all people could adjust their lives

by sharing stories of their own, their families and their colleagues in interactions. This

paper then calls for having positive attitudes to do research by borrowing reflective

experiences from psychology.

一、前言

-- ... *反思才是洞察力的源泉* (段義孚, 2011)。

值此「老人研究」(gerontological studies)漸趨普及之時,「本文旨在省察「老人傳播」研究面臨之困境與挑戰以期沉澱與深化,從而討論此一與「生命歷程」 (lifespan)有關之研究傳統如何協助眾人正視自己的韶華逝去、家人的盛年難 再以及他人的繁華落盡,當屬傳播領域過去較少觸及卻有密切關聯之學術議題。

以下擬先回顧有關「老人傳播」研究對象之定義與內涵,次則分別討論研究者之世界觀與研究設計。依 Bengtson, Burgess & Parrott (1997: S72),此類反思有其必要乃因唯有透過追本溯源式地瞭解領域發展之起因、本質與限制等,知識累積與發展前瞻始有可能且供學習。同理,Gergen (1999: 47-50)亦曾指出若要對未來熟思遠慮,就需反思現狀中的真理、正確、本質以免囿於傳統。

以下擬從「老人傳播」之系列文獻出發,旨在回應上引呼籲,即研究者除提出研究成果外亦應整理與歸納所得以供系統性學習,針對不同研究選取之「方法」或「路徑」檢討其後設觀點與限制,此常稱之「方法論」或「方法學」(methodologies)省察(江明修,1998),如此方得促進學術理解並擴大所知。

二、「老人傳播研究」之方法學反思

(一) 反思之一:研究對象 (subjects)

¹ 如丁卓菁(2016:5487)曾謂,「1932~2013 年,各門學科又從不同角度研究探討與老人相關的 議題,文獻共計近13 萬篇,可見老人研究在國內(按,指中國)已有一定規模」;但其亦稱, 「老人研究在傳播學中卻遇冷」。此外,若以「老人」、「傳播」、「研究」為關鍵字共可在 Google Scholar 尋得 2017 年後之繁、簡體字相關學術論文達 1,370 篇(上網時間:2018,03,06)。

一般來說,相關文獻甚少提及「老人傳播」之研究對象,研究者(如 Nussbaum, Pacchioni, Robinson, & Thompson, 2000; Harwood, 2007)多逕而認定其即某一年 齡如 65歲以上之人口族群,籠統地認為其有一致之社會行動或傳播行為而少例 外。實則年齡並非判斷「老化」的絕對標準更非唯一標準,有人雖年逾 65或 70 卻仍能生龍活虎地生活自如,反之另些中壯人士可能未老先衰,此皆常見。

一些生物醫學研究卻因慣於認定「老即衰敗」而多出現如 Estes & Associates (2001)所稱之「老化之生物醫學化」(biomedicalization of aging)現象,將「老化」議題逕與「病體」或「生病」連結,進而推論如要延續生命就應透過良好的醫學與護理專業照顧,因而成為法國哲學家 Foucault(1973:29;引自 Hooyman & Kiyak, 2008:326)所言之「醫學凝視」(medical gaze)或「專家凝視」(expert gaze)掌控對象,「客體化」了老人從而建立眾多醫學規訓以使其服膺於專業工作所需並也易於管理,但老化之積極、正面、樂觀生命意義與醫療極限等倫理議題卻備受忽視(Estes & Binney, 1989; Kaufman, Shim, & Russ, 2004)。

而老人傳播研究者未能察覺此類陷阱,也常重蹈覆轍地認為其研究對象必然產生人際或社會「溝通問題」(如 Nussbaum, et al., 2000, Chap. 11: Barriers to conversation facing elderly people),同樣淪於上述迷思而多強調一旦上了某個年紀(如前述 65 歲)就易產生溝通障礙,不但行動、智能、記憶力以及語言與溝通能力等生理與認知心理表現皆會顯現不足,老人形象更常被邊緣化或遭忽視或僅與某些特定場所(如安養機構或醫院)連結而少正面描述(見林進益,2007)。

斧底抽薪之計當應跳脫上述年齡桎梏而調整「老人傳播」為「人老傳播」 (aging communication),強調其旨並非專指某一特定年齡族群(無論稱其「老 2019/4/30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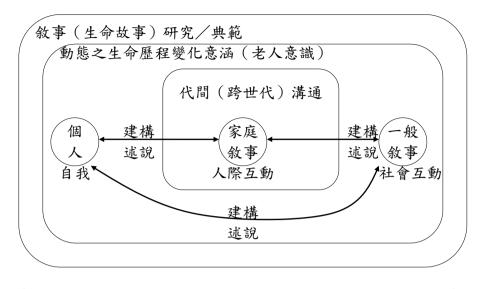
人」、「老年」、「老齡」、「熟齡」、「銀髮」(陳肇男,2001)、「樂齡」 (魏惠娟編著,2012)或「創齡」(見駱紳編,2012)皆然)之溝通困境,而係 觀察上了年紀者如何從其自我、人際與社會等面向講述「老化」(aging)的生 命經驗(臧國仁、蔡琰,2014:475),從而了解其乃自然過程無須畏懼也難逃避, 正視其與自身關係並快樂地生活直至生命最後方是正道。

由此觀之,實則「老人傳播」研究之關心對象並非某個特定年齡族群的「溝通問題」,而是「生命歷程」(lifespan)之變化與適應議題,畢竟「老」乃人生必經之路,無論年輕人或老人皆然。而在此過程中,如何建立自己與他人的「老人意識」(邱天助,2002)從而瞭解「動態之生命歷程變化意涵」,當屬學術研究與日常生活皆應審慎省思之重大議題。

由圖一(見標題)觀之,由「老人傳播」改為「人老傳播」研究之因乃在後者不復強調「年(老)齡」變項與其他社會元素之因果關係(如「老」就是「病」或「體弱」等),改而討論任何人「如何感知其自身之『變老』【老人意識】,兼及此一感知對其生命歷程之意涵以及其如何適應變老後的生活並調整自我認同(self identities)、如何將生命歷程轉化為生命故事而向他人述說、如何透過這些故事展現生命智慧」(臧國仁、蔡琰,2012:7;添加語句出自本文)。

此圖所示之「述說」(narrating)當然不限於口語表達,舉凡任何文字、符號、 靜態/動態影像、聲音、(戲劇)表演等敘事體媒材 (modality)皆可用來表達生 命故事之賞析與分享。重點當在強調「個人及社會故事的建構與再建構」(Lapadat, 2004),亦即透過述說自身故事的身份主題 (identity themes)個人方能了解積極 生活的力量來源,進而樂於改變或調整人生路徑甚至釋放應有路徑或認知。

圖一:「老人/人老傳播研究」之動態面向*



生命歷程

*出處:改繪自臧國仁、蔡琰 (2013),頁 27。

至於圖一上層所示之「敘事研究/典範」應屬「老人/人老傳播」知識論基礎(epistemological base; 見 Pettigrew, 1985),乃因其可呼應「敘事老人學」(narrative gerontology)與「敘事心理學」(narrative psychology)提倡之「人生如故事,故事如人生」根喻(root metaphor; Sarbin, 1986a: ix 以及 Chap. 1)。如 Kenyon, Ruth, & Mader(1999: 40)所稱,「人們不僅有其人生故事可資述說,人們根本就是故事」,其對歷史與人生之重構皆有重要性。

因而亦如圖一所示,「人老傳播」不僅關注人們如何透過「述說」而體會生命變化之意義(丁興祥編,2012),並也涉及了此類述說如何協助建立人際關係並促進與他人(含家庭成員)間之「代間(跨世代)溝通」(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互動(見圖一中間),甚至能與主要社會團體持續往來(見圖一右邊),包括爭取大眾媒介正面地再現老人形象兼而協助老人團體近用媒體,如透過新科技如智慧型手機或 iPad 接觸大眾媒體以吸收資訊、打發時間或消遣娛樂、放鬆心情(Harwood, 2007)。

小結本節,本文認為過去雖已發展眾多與「老齡」有關之善意詞彙(如前引「銀髮」、「樂齡」、「創齡」等)而得以避免讓老人族群持續受到「污名化」(stigmatization;見 Ward, 1977;有關「失智老人」之污名現象可參見羅彥傑,2018, 2016),但無論如何命名恐仍無法改變老人就是「老齡」的事實。重點當在正視「老」之生命意義而非強調「老即衰退」論點,尤應關注「老齡」與故事述說之正面、美學意涵,如強調「詩性老齡」(poetic aging)之意即在說明「人生即藝術品」(a life is a work of art),值得與他人分享也值得講述乃因每個人生俱屬獨一無二而有其特殊內涵與意義(Randall & Makim, 2008, 2004)。

(二) 反思之二:研究者之研究「世界觀」(perspectives)

上節建議由傳統「老人傳播」研究改而稱其「人老傳播」藉此重新審視「年齡」之生命意涵看似簡單,實則涉及了不同研究者所持之「世界觀」,也是不同學術典範間之重大爭議所在,此點對人老傳播研究者而言尤具挑戰意涵。

「世界觀」(worldview 或 德文之 Weltanschauung)之字典原意為「對整個世界的根本看法」,乃研究者「對自己【做研究】的認知過程(包括:記憶、感知、計算、聯想等各項)的思考,即認知的認知(cognition about cognition)或知曉之知曉(knowing of knowing)」(臧國仁、蔡琰,2012:1;添加語句出自本文),亦即「針對事物本質而超越任何特定理論之思辨」(Littlejohn,1999:31;引自臧國仁、蔡琰,2012:1);簡單地說,「世界觀」就是隱而未見之「後設想法」。

而在老人(學)研究領域,Hooyman & Kiyak (2008)認為早期研究多奠基 於實證主義 (positivism)之學術典範而擅長操弄「變項」(variables)來驗證理 論與假設之可靠性,尤常以「年齡」為人口變項而以老化之行為表現(如:體力

表現、語言溝通能力、認知記憶本領等)為應變項來探測老人與其他年齡族群之 差異,進而推論老人在各方面都有了如前述之不足現象。

這種趨勢在上世紀八零年代前後出現了諸多後設理論或世界觀之調整,社會老人學者稱此「第二次轉型」(the second transformation),最為顯著之理論變化就是引入富含詮釋學(interpretivism)色彩之「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參見圖一之「建構」概念)從而展開諸多具有質性研究特色的老人研究新起方向(Hooyman & Kiyak, 2008)。

依 Gubrium & Holstein (1999: 288-292),社會建構論主要論點有以下三者:第一,強調「主觀」(subjectivity)兼而認為「年齡」僅為某一特定時空情境之主觀界定(Settesten, Jr. & Godlewski, 2016稱此「主觀老化」或 subjective aging)而非亙古通今永不變動之外在衡量標準。如源於醫學科技進步以及其他社會文化因素使然,2019年之65歲以上老人之體力、精神與外表當皆與六十年前有極大差異,謂其「老人」或有言過其實之嫌;何況,是否「老」或如何「老」常是個人面對生活世界所建構之自我感知而難有統一外在客觀標準,只要能善處(coping with aging)老化則「年齡」恐僅是「身外之物」(Aldwin & Igarasi, 2016)。

但實證研究者常如上節所述簡單地定義「老人」為某一特定年齡之統稱卻無視於不同年齡層次間之老人亦有絕大不同(參見下節),如 85 歲以上的「老老人」(oldest-old)就與剛退休之 65 歲「青老人」(young-old)明顯有異(此一分類出自潘英美譯,1999/Thorson,1995),以致研究結果常讓人以為「絕大多數」老人都是如此,可謂將「巨大且異質(heterogeneous)的團體...用刻板印象化約成一個一致同質(homogeneous)的族群...」(林進益,2007:7)。

台灣社會心理學者邱天助(2012:8)因而指出,「...人們總是...過度簡化老

年的生命,以為六、七十歲,七、八十歲和八、九十歲,面臨的都是同樣的世界, 過的是同樣的生活,產生同樣的境界」,誠哉斯言。

第二,社會建構論者主張世界乃由「意義」組成,而年齡之意義因人而異並隨時間變動,與人並無直接歸屬。同理,多「老」未必是量化研究者可觀之外在「物件」(objects)而更是老人對生命意義之感知,兩者(老齡與意義感知)相關且由人建構而非自然存在亦非長久不變。

何況,「年齡」這個物件本無特別意涵,卻是透過社會建構才產生了不同時代之意義且常變動,何況由其代表的「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ies)與「事實真相」(facts)並非顛撲不破之真理,而是隨著不同時代的不同個人以及其與他人互動而建構所得之不同意義(如與自己年輕相較或與他人相比;見 Settesten, Jr. & Godlewski, 2016: 11),尤常透過大眾傳播媒介為之。

第三,上述意義建構常受「情境」左右而有不同意義,需視其由誰及在何種情境建構,因而如何「老」以及「老」之意義在不同社會、不同文化、不同國家皆有其不同意涵。如在日本,老齡社會出現時間較為久遠,其平均餘命已達83.6歲,而每十萬人之百年人瑞數字亦達46.9,高居全世界第一,因而在該國之「老人」與「老」的意涵顯與其他國家不同。²

Sarbin (1986b: 6-8) 曾採美國上世紀哲學家 S.C. Pepper (1942) 歸類之六個「世界假設」(world hypothesis) 模式以說明上述「世界觀」概念,強調 Pepper 所稱之「情境論」(contextualism) 核心要義即在「變化」與「新奇」。而敘事取 向最為符合「情境論」要義:如在戲劇表演時,無論角色、劇本、道具、時空、 閱聽眾等元素都會影響說故事的方式與內容,唯有透過情境式的即興思考與行動

² 出自:<u>https://vision.udn.com/vision/story/8817/1243148</u> (上網時間:2017, 5, 18),係依據聯合 國 2013 年調查。台灣平均餘命為 79.5 歲,百年人瑞占每十萬人口之 12.1。

方能完成所需。而其他敘事類型如小說、寓言、民謠、歷史、自傳式之述說同樣得要透過「情境論」的意義建構途徑始能理解其義(Sarbin, 1986b: 6-7),如面對不同講述對象與講述空間則其講述方式勢必調整,此理甚明。

Gubrium & Holstein (1999) 另亦指出許多老人社會建構論者習以前引敘事 典範為其知識論基礎,藉此探析老人個體如何講述其經驗世界,並以所述資料為 分析起點,因而獲知老人個體如何經驗老化過程、如何創造與分享其生活經驗, 亦可探得並理解這些生命經驗在其過往生活所占位置與價值,而非如實證主義者 汲汲於「建立」具有普遍意義之「理論」(theory construction/building)。

小結本節,任何研究者採取某一其所認定之方法取向時必也涉及了其所關心的研究「世界觀」,如有些研究者認為社會真實乃可供觀察並經採取某些特定方法以蒐集資料,如此自可取得並還原這些資料與原始社會真實間的關係;此即實證主義所擅長的量化推理方式。

但社會建構論研究者反其道而行,認為任何「社會真實」項多只是研究者透過某些研究步驟試圖探索知識的「暫時現狀」罷了,即便將訪談蒐集資料所得加總也無法還原原始事件的真實內涵,乃因「那個」真實早已隨風遠颺。而任何受訪對象之口述資料內容常受「情境」影響而每次所「述」未必相同。即使主軸相同,述說時仍可能發展不同情節,顯示其(受訪對象)回答研究者之訪談實皆有述說其自我故事的主體性。

由此觀之,不同研究「世界觀」產生之研究結果大異其趣,重點可能在於研究者是否清楚明瞭自己所做研究之可能盲點。如此或可推知「做研究」之研究設計不但涉及了研究者的「世界觀」,也與其所獲得之研究結果息息相關。

(三) 反思之三:研究設計 - 以 Erikson 之「心理社會發展階段論」為例³

上節業已針對「老人(人老)傳播」之研究對象與研究者之研究「世界觀」 提出了初步觀察。本文認為,「老人傳播」研究延續了早年「老人學」研究之桎 梏而習視「老人」為集體性群體但少考慮其間之異質特色,研究結果多認定老人 之溝通語言活動皆與其體力、智能表現同樣趨於弱勢,是為「不足典範」(the deficit paradigm)之具體表徵(Coupland & Coupland, 1990)。由是本文建議調整「老人 傳播研究」為「人老傳播研究」,旨在探測(老)人們如何感知生命歷程之變化 以適應其「長老」而非僅是「變老」之事實,從而樂於述說其人生經歷以與他人 建立互動關係。

本節延續前節所述意在回顧心理學家 Eric H. Erickson 早時發表之老年研究報告(周怜利譯,2000/Erikson, et al., 1997),乃因其曾詳述如何透過一項長達五十年之「縱貫式」(longitudinal)研究取得眾多訪談資料後,詳盡地分析老人如何參與人生、享受生活甚至在尋求自我統整與絕望間獲得平衡進而成為「活躍老年」,此即其所發展之著名老人「生命週期」或「生活圈」(life cycle)理論(廣梅芳譯,2012/Erikson & Erikson, 1998)。

Erikson 認為,人生可分成不同階段(stages),心智成熟度在各階段皆有不同,可稱其「生命過程漸變」(epigenesis)說。每個階段都有看似對立的「和諧」(syntonic)與「不和諧」(dystonic)性格傾向;此常稱之「心理社會發展論」(psychosocial developmental theory)或「人格發展論」。

然而一般研究者過去多僅著墨於 Erickson 老年報告揭示之上述兩兩對立性 格傾向,以下擬略說明 Erikson 自述之研究設計藉此期勉「老人(人老)傳播」

³ 此小節部分內容改寫自蔡琰、臧國仁(刊出中)。

未來或可仿照其透過長時間觀察取得資料之研究途徑(以下除特別註記外均出自 周怜利譯,2000/Erikson, et al., 1997:第二章)。

依其所述,老年報告源自其針對 1928 年一月一日至 1929 年六月三十日出生 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市隨機抽樣所得之出生嬰兒共 248 位,從其六個月開始即由護 士進行家庭拜訪並記錄嬰兒健康概況。至其 21 個月後,每隔半年改由母親帶領 至「兒童福利研究中心」由研究人員記錄其健康、飲食、睡覺習慣與排泄狀況, 兼而討論孩子的行為問題、家庭狀況、養育方式。十六年後(即嬰兒十八歲), 此類調查持續進行五年追蹤調查,總計約有 150 位研究對象不斷更新其個人經歷 與真實資料,包括教育程度、工作經歷、婚姻、子女以及重要生涯發展事項。

而在 1981 年前後, Erikson 以上述五十位小孩之 29 位仍然住在柏克萊市附近的父母為其深度訪談對象 (年紀約在 75 歲到 95 歲間), 而其發展之前引人生階段(生命週期)論就出自從這兩次訪談所得的資料整理。每次訪談時間兩小時, 訪談過程並非制式, 受訪者可與研究者分享共同生長的背景與「過時用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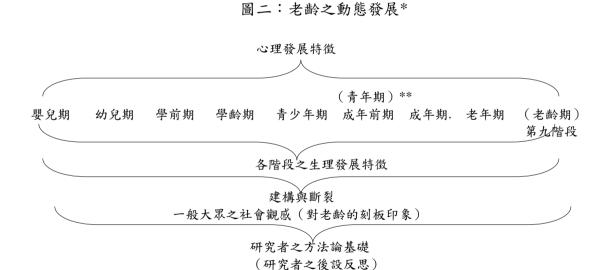
除訪談資料外,報告內容也包括研究者對受訪者居住環境內外的觀察藉此瞭解其家庭的生活空間安排,並也納入研究者自身對生命經歷的體驗:「當一個人在自己的生命週期中,要辨識和縱觀整個生命週期是很困難的。直到我們能安穩地評估,今天才會成為昨天...」(廣梅芳譯,2012/Erikson & Erikson, 1998: 17)。

由以上根據 Erikson 以及其妻之自述研究過程可知,此項研究報告之設計除來自長時間的資料蒐集與整理外,兩次訪談所得乃其分析主要來源,但研究者個人對生命歷程的審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此與一般實證研究慣以定量分析方式佐以統計方法客觀地解析資料所得殊為不同,對老人生命歷程之探索別有意義。

依其分類亦知,人生各自心理成熟度不同,生理發展亦不可能一致,Erikson

之劃分僅是籠統說法以讓眾人得以思考不同階段的內涵。其實「年齡」何嘗不是人所「建構」,若是過於相信某個年齡就一定是某個樣子(如 65 歲就一定要退休,見 Hooyman & Kiyak,2002/林歐貴英、郭鐘隆譯,2003:587-588),未免過於簡化了生命歷程之多元與複雜性。何況無論在 Erikson 的八階段或由其妻延伸之第九階段均未指明每個階段的對應年齡,其意可能就在避免武斷地劃分。4

因而如圖二所示,即便如 Erikson 提出之「生命週期論」仍可能引起一般人或研究者對每個階段之刻板印象,認為某一階段就對應了某些特殊生理行為與心理發展特徵,以致產生了與 Erikson 原說之「斷裂」。而此一「斷裂」亦可能造成老人(傳播)研究者之「誤解」,以為各階段之人生表現都屬制式因而透過研究假設之設定即可「驗證」其是否屬真。



* 本圖出自本文。

** Erikson 的「成年前期」原文為 young adulthood,但中文不同譯本之譯名不一。第九階段為 E.M. Erikson 過世後由其妻補充,見廣梅芳譯,2012/Erikson & Erikson, 1998。

但「做研究」本意原在避免拘泥於「斷裂」乃因其屬前述之「建構」過程(見 圖二),研究者反而應從「斷裂」出發深入探究何以致此且是否可以擴張並發展

⁴ E.M. Erickson 之妻敘述第九階段時的確曾經說明其為「九十歲」的老齡階段,其他階段則無對應年齡。

其他想法甚至延伸 Erikson 之八或九階段論;此即本文之主旨(反思)所在。

小結本節,為了理解老人(人老)傳播相關研究如何得採不同於量化研究的「假設-推論」途徑,本節略述了發展心理學者 Erikson 之「心理社會發展階段論」(即前述「生命週期論」),以此說明長時期之資料蒐集與解讀當亦能豐富「老人/人老傳播」之動態研究。

三、向心理學的三個反思經驗借鑑

上節業已檢討了「老人/人老傳播」研究領域面臨之困境與未來猶可發展之前景。如本文所述,任何研究領域若要持續發展,勢須經常進行此類反思以能整理並歸納研究所得以免「閉門造車」,而透過其他社會科學領域如心理學之反思經驗猶可學習如何刮垢磨光、精益求精。

以下擬從「敘事心理學」、「人本心理學」(humanistic psychology)與「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略述其自上世紀中期即已展開之學術反思以及其對研究路徑之影響,期能有助於老人傳播研究未來展開更具開創性之發展軌跡。

如葉浩生(2006: 8-9)所言,心理學自始就熱衷於仿效、崇拜自然科學的科學觀與方法論以致領域日趨分裂與破碎,其後諸多心理學者受到後現代思潮影響而相繼另闢蹊徑方才出現如下引之多元化研究發展,足可為老人傳播研究借鏡。

(一)心理學反思經驗之一 - T.R. Sarbin 與「敘事心理學」

心理學研究多年來業經多次典範轉移,其因大致皆與諸多研究者持續反思有關,如前引 Sarbin (1986a, 1986b)即為一例。其在博士階段與研究生涯初期曾

如其他心理學研究者同樣接受過嚴格之行為主義與實證取向學術訓練並以發展「角色理論」著稱,但在 1980 年代中期改為篤信「情境論」(見前引 Pepper 所論)、「人本主義」(參見下節)與「敘事原則」(Scheibe & Barrett, 2005: 17;參見上節圖一有關「敘事研究/典範」之討論),轉而提出有關「敘事」與「自我認同」的初始研究而備受推崇。

如在其自述(1986a)即曾多次提及對實驗室之心理驗證等實證研究感到失望,甚至認為其過度追求嚴謹科學內涵的作法業已造成心理學門之領域危機,⁵因而提倡改從敘事與人文角度探索新的研究取向並首創「敘事心理學」次領域,從而引領了心理學探究後現代思潮方法學的諸多觀點,常被視為心理學轉向敘事典範的重(主)要推手(馬一波、鐘華,2006:第二章)。

其言「敘事與人類的關係就像大海之於魚一般」尤其膾炙人口,一舉將「敘事研究」提升至「主體論」的地位(引自 Murray, 2003: 112),更將關注日常生活與常人話語的生命故事研究路徑帶入了心理學的學術殿堂,不但點燃了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間之論辯,更挑戰了理性至上、科學至上、經驗至上、客觀至上、證據(資料)至上等傳統心理學研究的核心內涵。

在方法論上,以 Sarbin 為主的「敘事心理學」者則一貫地強調多元思維,「以研究問題為中心,方法為【研究】目的服務」而非如傳統心理學者是「...『測量先於存在』、『方法先於問題』,可被量化、操作化、客觀化的問題才是心理學的研究對象」(馬一波、鐘華,2006:5;添加語句出自本文)。Sarbin 尤其主張透

⁵ 葉浩生(2006:8)在〈總序〉裡曾謂:「… 這恰恰是現代心理學的悲劇之所在:它的一切標準都是外在的,不是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程序和模式,而是為了滿足作為科學的標準。自然科學是根據它要研究的問題確立方向的,而心理學只有一個願望,那就是向自然科學看齊,它不管自己要研究什麼,只要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就足夠了。這種對自然科學的盲目崇拜是造成現代心理學困境和各種問題的癥結之所在」。從這個說法出發,就可瞭解 Sarbin 以及人本心理學者對現代心理學之不滿其來有自,也因而成就了心理學的人文主義基礎。

過生命故事(life stories)來理解人的生活世界,代表了「人文取向的心理學者在當代發出的一種聲音」(郭永玉,2006:1),延續並擴大了上世紀年代1970由A. Maslow等心理學前驅研究者所引發的「人本心理學」浪潮。

(二)心理學反思經驗之二-Maslow與「人本心理學」、「超個人心理學」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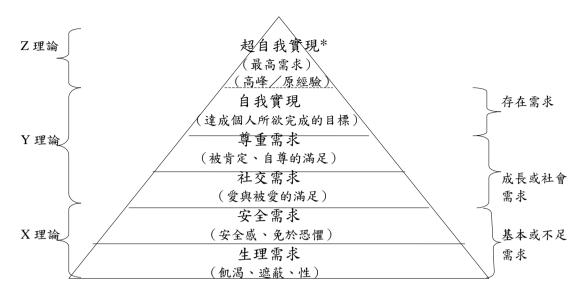
若要論及「人文主義」在心理學的發展,A. Maslow 之貢獻當屬最為家喻戶曉,以致其聲譽與其他主流心理學者相較實不遑多讓。如美國心理學會(APA)曾經票選二十世紀最著名(eminent)之心理學者(Haggbloom, et al., 2002: 146),Maslow 排名第十,僅稍次於行為主義創始人 B.F. Skinner、兒童心理學者 J. Piaget (皮亞傑)與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 S. Freud (佛洛伊德),盛名可見一斑。

實則其名望多源自其早年發展之「需求層次理論」(hierarchy of needs; Maslow, 1954),認為人的動機有高低層次,從最低層的生理與安全等基本需求到最高層次的「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或「自我滿足」依次發展,唯有當低層次獲得滿足後方得進行到下一層次。這幾個層次的發展有如金字塔形狀,最低層次座落於底部而最高層次則在尖端(見圖三)。

在 Maslow 心目中,「自我實現者」為數不多僅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一且常是 六十歲或以上者,其特色在於「能夠實現自己的願望、對能力所及的事總是盡力 完成、具備洞察生活的能力,...有著謙虛態度...,能傾聽別人...」,是一群具備 「充分人性」的人們(呂明、陳紅雯,1992/Goble,1970:31-2),如其時之美國 前總統如艾森豪、杜魯門、羅斯福夫人以及愛因斯坦等均屬之(Maslow,1993)。

⁶ 有關「人本心理學」與「超個人心理學」之緣起以及其與 Maslow 之關連,見 Moss, 1999。

圖三:馬斯洛的「人類需求層級論」(Maslow's theory of hierarchy of need)



* Maslow 曾經使用不同字眼來描述最高層級的「超自我實現」需求,如:超個人、超越、靈性、超人性、超越自我、神秘的、有道的、超人本(指不復以人類為中心而改以宇宙為中心)、 天人合一等。此圖出自本文,圖左之 X, Y, Z 理論皆出自 Maslow 之語,但 X, Y 理論原係美國心理學家 D. McGregor 於 1960 年代提出;以上均引自若水譯,1992,頁 172-3。

如圖三所示,Maslow 之相關論述特別注重人文價值在心理學的作用,強調人性積極向上的特性,只要在良好的環境條件下,人們都會表現出諸如愛、利他、友善、慷慨、仁慈與信任等完善人格(劉燁,2006: 2-3),並能追求「正派而有道德的生活」(a good life; Moss, 1999: 29)。

由其領導之學術思想常被稱之「人本心理學」,乃是除了 S. Freud 之精神分析學派以及由 J.B. Watson 締造之行為主義學派以外的心理學「第三勢力」(the third force; 呂明、陳紅雯,1992/Goble,1970),創有專屬期刊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與學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Humanistic Psychology,亦在美國某些大學授予碩博士學位(Moss,1999:32-33)。

但在其晚年,Masow 提出更高層次之「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或「超自我實現」)概念(Maslow, 1962;見圖三最上層),加入了靈性(神秘)研究(包括東方哲學如道家與宗教如佛教)、高峰經驗、個人成長以及其他超越傳

統自我界線的諸多議題,多年來定期出版 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學術期刊,別樹一格,有心理學「第四勢力」(the fourth force)之稱號(Arons & Ricards, 2015),常稱其「超個人心理學」(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參見 Hastings, 1999)。

惜乎馬斯洛在 62 歲(1970 年)盛年就因心臟病去世,7 以致有關自我超越之想法有賴其他後進整理其筆記方得見諸於世。而一般學習者不察,多侷限於上引「需求層次」而無視於其後期較為成熟且與一般心理學者大異其趣之作品(此一說法出自 Gruel, 2015: 44),如頗具開創性之 Z 理論(見 Maslow, 1993)就長期藏諸名山少人聞問,實則其所述影響「正向心理學」甚多(見下說明)。

如「高峰/高原經驗」(the peak or plateau experiences)就曾啟發心理學家 Csikszentmihalyi (1990/張定綺,1993; 7)而在其較新著作裡 (Nakamura & Csikszentmihalyi, 2005: 89)定義「心流」(the flow;或稱「最優經驗」optimal experience;見 Gruel, 2015: 59)為「全神貫注於其正在做的事情」,並稱其旨可藉此分析「幸福感」,意指「一個人完全沈浸於某種活動當中,無視於其他事物存在的狀態,這種經驗本身帶來莫大的喜悅,使人願意付出龐大的代價」。

實則 Maslow 在說明「高峰/高原經驗」時早就使用了相關語彙如:「活在當下」、「脫離時空」、「遺忘了過去與未來」、「完全被當下、此刻所迷戀與吸引」、「沒有自我」(無我)、「在社會之外」、「在歷史之外」、「陶醉於專注與定心」、「一種失去自我或自尊【之感】」、「自我的超越」、「自我與無我的結合」等(引自Stephens, 2000: 191-2),以及「像孩子一樣」(childlike)、「如初次經驗一般」、「如道家式的接受」(Aron & Richards, 2015)。

⁷ Gruel (2015: 44) 認為,Maslow 生前經歷兩次心臟病發作,其間深感時不我予而急於推出新 的動機觀點,有關「超自我實現」的高峰經驗議題即其所經歷之典範轉移。

以上詞彙皆是 Maslow 形容具有追求「超自我實現」之 Z 理論者所常遇到之最高需求,強調唯有如此方能避免自我實現需求可能導向不健康的個人主義甚至自我中心,也唯有提出「比我們更大的東西」(如超自我實現)方能讓人習於「超越自我」並努力開拓更高層次的精神層面(如靈性或宗教活動(Gruel, 2015: 60)。其一生持續跳脫自己原有框架,兼而呼籲眾人在日常生活中樂觀地追求更高層次之不平凡視野與目標(higher vision),足堪引為人生/老人學習典範。

(三)心理學反思經驗之三 - 正向心理學(或譯「積極心理學」)

「正向心理學」一詞是 M.E. P. Seligman 於 1998 年發表其心理學會會長演說時首次提出 (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其後逐漸演變為鑽研如何突破困境的學問。但據 Froh (2004)考證,Maslow (1954)早在其《動機與人格》專書即已使用此一概念為篇章章名,何況 Seligman 提出之正向心理學三大支柱 (pillars)無一不與 Maslow 以及其「人本心理學」有關,兩者關係密切,尤以Maslow 學說之核心議題「何謂心理健康」與「全人 (fully human) 究竟意味為何」均與正向心理學有著歷久不衰的關連。8

而依 Seligman (2005: 3) 的回顧,心理學在二次大戰後逐漸發展成為專注於「治療」(healing)心理疾病的科學,力求透過人體的功能模式來「修補【內在】損傷」(repairing [internal] damages),曾被稱為「消極心理學」(葉浩生,2006: 21;添加語句出自本文)。

_

^{Froh(2004)呼籲不應遺漏 Maslow 與人本心理學者對「正向心理學」之貢獻,而 Seligman(2005: 7)則在稍後之專文承認 Maslow(以及 Allport)等「傑出前輩」(distinguished ancestors)對正向心理學的貢獻,但認為他們當年並未吸引足夠實證研究以落實想法。}

對 Seligman (2005) 而言,這種對病理學的關注實則放棄了心理學本應用以成就個人與健全社區的夙願,也忽略了增進實力 (building strength) 方是最強而有力的治療利器。因而「正向心理學」的發起就在催化 (catalyze) 心理學「調整體質」,從原有的修補生命病疾改而力圖促進體質;而為了矯正過去的失衡,提升「增進實力」有其學術研究重要意涵(引自 Seligman, 2005: 3)。

與傳統心理學的關注焦點不同,正向心理學強調對「心理生活積極因素的研究,如主觀幸福感、美德、力量等」(葉浩生,2006:21),包括針對「以往生活」的積極式情感體驗(如滿足感、幽默、歡愉等);針對「現時生活」的積極式人格特徵與人格品質(如歡愉、快樂、心流等);針對「未來發展」的積極式社會特質(如責任、利他、容忍、工作倫理等)。由此,心理學調整其原有之「改變弱質」研究方向後或可改而建立正向能力以「預防」心理疾病之出現。

總之,如 Seligman (2005:4)之言,由「正向心理學」者發起的學術運動旨在呼籲心理學者不僅關注疾病、衰弱與傷害等與人類負面問題有關的研究議題,更要眷顧力量與美德等人類正面力量與積極屬性;而心理治療不僅要「調整錯誤」,也要「增進正確」;不僅與生病、健康有關,更也與工作、教育、洞見、愛、成長、玩耍等連結,乃因其篤信「任何一位關注未來、擅於人際交往且能在運動過程體驗心流的年輕人當不致於有濫用藥物之虞」(Seligma, 2005:5)。

近二十年來,「正向心理學」專書已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版,單是「大全」(handbooks)形式的整合性專書即有多本(Warren & Donaldson, 2018; Shogren, Wehmeyer, & Nirbhay, 2017; Wood & Johnson, 2016; Snyder & Lopez, 2005; Lopez & Snyder, 2009)且横跨心理學不同次領域(如:人際關係、知識與發展障礙、臨床心理等),代表了這一股新起學術反思在蓬勃發展後業已引發眾多來自不同

國家之年輕心理學者投入。而其研究主題更遠較過往為廣與多元,其因多在於世局已漸趨安定以致有關如何造福人群(what makes a good life)並造就好人(what makes a good person)乃就如同「正向心理學」般地成為顯學(Diener, 2009: 7-8)。

舉例來說,在 Snyde & Lopez (2005) 首本厚達八百餘頁、五十五章之正向心理學大全中,「主觀幸福」(subjective well-being)、「復原力」(resilience)、「自尊」、「正念」(mindfulness)、「情緒智商」、「創意」、「樂觀」、「希望」(hope)、「設定人生目標」、「學習熱情」等主題皆佔有一席之地,以一或兩章之篇幅詳加討論,或可反映了其發展方向與題旨。

而在其再版中(Lopez & Snyder, 2009),除原有之相關研究議題如上述「創意」、「復原力」、「正念」外,另則加入了其他新起子題如「熱情」、「原諒」、「自我驗明」(self-verification)、「社會支持」等。而其內容除縮減各章篇幅但增加篇數外,新版仍將「正向心理學」劃分為「人類行為」、「情緒取向」、「認知取向」、「人際取向」、「個人取向」、「生理取向」、「機構取向」、「特殊取向」等由內在機制以至外在社會之不同面向。

但如 Diener (2009: 8-9)之警言,正向心理學過度重視個人幸福感的研究傾向無形中鼓勵了「個人主義」的興起而無視於其與他人、團體或人際之互動,易於引發新的社會問題。而研究方法多由受訪者填寫問卷方式以達成不同議題(如有關「生活滿意度」、「個人幸福感」或「人生目標」等)之測量效度,則也可能導致研究結果趨向一致,未來亟應廣採其他研究途徑如實驗法或行為觀察法等。

但無論如何發展,Diener (2009) 同意 Seligman (2005) 之觀點,即正向心理學仍應以「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指實證量化研究法)為本以能提出新的理論與假設,此點顯與前述「敘事心理學」與「人本心理學」不同。

(四)小結

為了協助反思老人傳播研究的方法論前景,本小節借重了三個來自心理學的 典範轉移經驗期能藉其展望未來,其雖與「老人」議題未有直接關連,但研究內 涵仍常有連結。舉例來說, Kenyon, Ruth & Mader (1999: 40) 在說明「敘事老人 學」核心要素時,即曾指稱其受惠於前述 Sarbin 之「生活即故事」根喻而看重敘 事論之潛力與影響性,強調「人老」過程與故事講述與聆聽實皆密不可分。

而 Kenyon & Randall (2007: 238) 亦曾描述「老人敘事研究」深受後現代思潮轉向人文科學 (human sciences) 之影響,針對傳統實證科學的「真理」、「意義」、「權力」與「權威」等概念提出了諸多批評,繼而認為任何社會現象均與「語言」、「詮釋」、「再現」等人類行為有關,多透過社會建構而來而難有單一答案或研究途徑;其言與前述 Sarbin, Maslow, Seligman 等人所論皆若合符節。

至於 Maslow 之理論對老人傳播之啟示作用則更為深邃(若水譯,1992: 172-3)。由其領銜之「人本心理學」與「超個人心理學」均可推論「年齡」實無可懼之處,且在方法上應堅持以「人」為對象,闡明人皆有積極向上的本能並力求超越已知、存在、理想、完善與潛力等,即便高齡猶可積極尋求更高智慧以臻「止於至善」(以上說法引自劉燁,2006:27)。

而有關「正向心理學」對老人學研究之正面影響力,則從近年來可見之新起旨趣即可略窺一二。如 Aldwin & Igarashi (2016:532)之專文即曾討論「復原老化」(resilience aging)並稱其為「以實力為基礎的研究傾向,以瞭解在多變的情境中之【老化】正面發展」,亦即「認識、使用、發展、修正資源以能從壓力中恢復、持續向前並保持正面人生意義以超越老齡的過程」,顯然兩者(正面心理

學與老人學研究)業已逐漸扣連。

因而從此小節所略述之「敘事心理學」、「人本心理學」以及「正向心理學」 著手,老人傳播研究未來當可朝向以樂觀、正向、肯定地人生態度思考如何述說 故事以及這些述說經驗如何有助於老人建立其正面生命觀。

四、結論:從「老人傳播」到「人老傳播」

無論「老人研究」或「老人傳播」之研究傳統過去十年間皆因社會變遷而廣受重視,但研究題材仍有侷限,相關理論發展遲緩,而研究內容亦常囿於研究者自身之學術訓練與世界觀而對如何研究(此即「方法論」之旨)存有刻板印象與偏見,以致研究結果易於產生慣性迷思,對理解老化現象有其阻礙。

但老人乃是每個人的生命體驗而非「他者」,如何將此體驗轉化為研究內涵 有其重要意涵。舉例來說,當前述「嬰兒潮」老人退休漸成趨勢時,許多研究者 也已進入準退休階段,其對自身生命之體悟如何成為研究題材就有可發展性(參 見臧國仁、蔡琰,刊出中),因而無論「老人學研究」、「批判老人學研究」或「老 人(人老)傳播研究」者都應經常自問自答進而瞭解做研究的盲點。

本文從「方法學」角度切入略及「知識論」與「主體論」,其旨乃在提醒研究者(含本文作者)做研究是與自己的學術生命以及同儕相互間的互動與對話。 唯有領悟此點,老人(人老)傳播研究才能直入核心找到值得安身立命之源頭。

總之,如 Randall (2001)所示,人生真諦必須透過故事的一再講述與互換方能體會,而在此講述與再述(以及聆聽)的過程裡,我們得有機會回頭檢視自己、觀察他人、體驗生命。

人生獨一無二, 唯有了解這點才能提升自尊並珍惜自己擁有的人生文本。老

人如此,其他年齡者亦然,此點當是「人老傳播」研究對相關學術發展最大啟示 所在。

參考文獻

- 丁卓菁 (2016)。〈老人傳播學研究現狀〉。《中國老年學雜誌》,第 21 期,頁 5487-5489。
- 丁興祥編(2012)。《自我敘說研究:一種另類心理學》。台北市:五南。
- 江明修 (1998)。〈公共行政學研究方法論〉。政治大學非營利組織研究室出版 (http://www.kexue.com.cn/upload/blog/file/2010/6/2010610153310449798.pdf 上網時間,2017,07,02)。
- 呂明、陳紅雯 (1992)。《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台北市:師大書苑。(原書: F. G. Goble [1970]. *The third force: The psychology of Abraham Maslow*. New York, NY: Grossman.
- 林歐貴英、郭鐘隆譯(2003)。《社會老人學》。台北市:五南。(原書:N. R. Hooyman & H. A. Kiyak [2002]. Social geront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6th Ed.).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 林進益(2007)。〈解讀雜誌廣告中的老人迷思〉。中山大學傳播管理所碩士論文。邱天助(2012)。〈中文版序二:老年是生命的酬賞或懲罰?〉。廣梅芳譯(2012)。《生命週期完成式》(頁8-11)。台北市:張老師文化。(原書:E.M. Erikson & J.M. Erikson [1998]. *The life cycle completed (extended version)*. New York,
- 周怜利譯(2000)。《Erikson 老年研究報告》。台北: E.H. Erikson, J. M. Erikson Erikson, & H.Q. Kivnick [1997]. *Vital involvement in old age*. New York, NY: Living Psychology Publishers.)

NY: W. W. Norton & Company.

若水譯、李安德(Andre Lefebvre)著(1992)。《超個人心理學:心理學的新典 範》。臺北市:桂冠。 2019/4/30 25

段義孚 (2011)。〈人本主義地理學之我見〉(北京師範大學講座中文譯稿)。取自 <a href="https://gbsunmap.wordpress.com/2011/05/03/%e6%ae%b5%e4%b9%89%e5%ad%9a%e2%80%94%e2%80%94%e4%ba%ba%e6%9c%ac%e4%b8%bb%e4%b9%89%e5%9c%b0%e7%90%86%e5%ad%a6%e4%b9%8b%e6%88%91%e8%a7%81%ef%bc%88%e8%af%91%e7%a8%bf%ef%bc%89/(上網時間:2018-03-08)。

- 馬一波、鐘華(2006)。《敘事心理學》。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
- 郭永玉(2006)。〈序〉。馬一波、鐘華(2006)。《敘事心理學》。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
- 陳肇男(2001)。《快意銀髮族:台灣老人的生活調查報告》。臺北市:張老師。
- 張定綺譯(1993)。《快樂,從心開始》。台北:天下文化。(原書 M. Csiksentmihalyi, [1990].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New York, NY: HarperCollins)
- 葉浩生(2006)。〈總序:當代心理學的困境與心理學的多元化趨向〉。馬一波、 鐘華(2006)。《敘事心理學》。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
- 臧國仁、蔡琰(2014)。〈「老人研究」與「老人傳播研究」之溯源與省思 兼論「華人傳播研究」之敘事典範後設取徑〉。洪浚浩主編,《傳播學新趨勢》(頁459-481)。北京市:清華大學出版社。
- 臧國仁、蔡琰(2013)。〈老人傳播研究的思辨理路與創新性:進階理論建構之提議〉。 國科會專題研究結案報告(NSC 101-2410-H-004-100-)。
- 臧國仁、蔡琰(2012)。〈老人傳播研究之「後設觀點」— 進階理論建構之提議〉。 中華傳播學會 2012 年會,台中市:靜宜大學(七月 6-8 日)。
- 潘英美譯(1999)。《老人與社會》,台北:五南(原書:J. A. Thorson [1995]. Aging in a changing society. Belmont, CA: Wadsworth.)

蔡琰、臧國仁(刊出中)。〈初探退休議題與傳播研究之可能構連:生命故事研究 取向之理論建議〉。《新聞學研究》。

- 廣梅芳譯(2012)。《生命週期完成式》。台北市:張老師文化。(原書:E.M. Erikson & J.M. Erikson [1998]. *The life cycle completed (extended version)*.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 駱紳編(2012)。《創齡:銀色風暴來襲》。台北市:立緒。
- 魏惠娟編著(2012)。《臺灣樂齡學習》。台北市:五南。
- 羅彥傑(2018)。〈「失智」病症污名報導之流變:以1951-2010《聯合報》檔案為例〉。《新聞學研究》,第137期,頁1-43。
- 羅彥傑(2016)。〈失智、汙名與健康促進:評析我國對老人的健康宣導策略〉。《中國廣告學刊》,第21期,頁34-64。
- 劉燁編譯 (2006)。《馬斯洛的智慧:馬斯洛人本哲學解讀》。台北市:正展。
- Aldwin, C.M., & Igarasi, H. (2016). Coping, optimal aging, and resilience in a sociocultural context. In In V. L. Bengtson & R.A. Settersten, Jr. (Ed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aging* (3rd. Ed.)(pp. 551-576). New York, NY: Springer.
- Arons, M., & Richards, R. (2015). Two noble insurgencies: Creativity and humanistic psychology. In K.J. Schneider, J. F. Pierson, & J.F.T. Bugental, & (Eds.). *The handbook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Theories, research and practices* (2nd. Ed.)(pp. 161-175).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engtson, v. L., Burgess, E.O., & Parrott, T.M. (1997). Theory, explanation, and a third generation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n social gerontology.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52B, S72-S88.
- Coupland, N. and Coupland, J. (1990). Language and late life. In Giles, H., & Robinson, W.P.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Chester, UK: John Wiley

& Sons.

Diener, E. (2009). Positive psycholo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S.J. Lopez C.R. Snyder (2009)(Eds.).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nd. Ed.)(pp. 7-11).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stes, C.L. & Associates (2001). *Social policy and aging: A critical perspective*. Thousand Oaks, CA: Sage.
- Estes, C.L., & Binney, E.A. (1989). The biomedicalization of aging: Dangers and dilemmas. *Gerontologist*, 29(5), 587-96.
- Foucault, M. (1973).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NY: Pantheon.
- Froh, J.J. (2004). The history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ruth be told. *NYS Psychologist*, *16*(3): 18–20.
- Gergen, K. J. (1999). An Invita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 London: Sage.
- Gruel, N. (2015). The plateau experience: An exploration of its origins, characteristics, and potential. *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47(1), 44-63.
- Gubrium, J.F., & Holstein, J.A. (1999). 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on aging. In v.L. Bengtson and K.W. Shaie (Ed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aging* (pp. 287-305). New York, NY: Springer.
- Haggbloom, S.J., et al. (2002). The 100 most eminent psychologists of the 20th century.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6(2), 139–152.
- Harwood, J. (2007). Understanding communication and aging: Developing knowledge and awareness. Los Angeles, CA: Sage.
- Hasting, A. (1999).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The fourth force. In D. Moss (Ed.)(1999). *Humanistic and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pp. 192-208).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Hooyman, N.R., & Kiyak, H.A. (2008). *Social geront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8th Ed.). Boston, MA: Pearson.

- Kaufman, S.R., Shim, J.K., & Russ, A.J. (2004). Revisiting the biomedicalization of aging: Clinical trends and ethical challenges. *Gerontologist*, 44(6): 731–738.
- Kenyon, G. M. & Randall, W. L. (2007). Narrative and aging. In J. E. Birren (Ed.). *Encyclopedia of gerontology: Age, aging, and the aged* (pp.237-242)(2nd. Ed.). Oxford: Elsevier.
- Kenyon, G. M., Ruth, J-E, Mader, W. (1999). Elements of a narrative gerontology. In van L. Bengtson & K. W. Schaie (Ed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aging* (pp. 40-58). New York, NY: Springer.
- Lapadat, J. C. (2004).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of early language and literacy development. *National Inquiry*, *14*(1), 113-140.
- Littlejohn, S.W. (1999). *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 Lopez, S.J., & Snyder, C.R. (2009)(Eds.).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nd. E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slow, A. H. (1993). Theory Z. In A. H. Maslow, *The farther reaches of human nature* (pp. 270–286). New York, NY: Penguin (Reprinted from *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1969, 1(2), 31–47).
- Maslow, A. H. (1954).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 Moss, D. (Ed.)(1999). *Humanistic and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Murray, M. (2003). Narrative psychology. In J. A. Smith (Ed.). *Qualitative psychology:*A practica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pp. 111-132). London, UK: Sage.
- Nakamura, J., & Csikszentmihalyi, M. (2005). The concept of flow. In C. R. Snyder &

S.J. Lopez (Eds.).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pp. 89-105).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ussbaum, J.F., Pacchioni, L.L., Robinson, J.D., & Thompson, T.L. (2000).

 *Communication and aging (2nd. Ed.).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Pepper, S.C. (1942). World hypotheses: A study of eviden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ettigrew, A. M. (1985). Contextualist research: A natural way to lin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E.E. Lawler, III, A.M. Mohrman, Jr., S.A. Mohrman, G.E. Ledford, Jr., T.G. Cummings, and Associates (Eds.). *Doing research that is useful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p. 222-273). Lanham, MA: Lexington Books,.
- Randall, W. (2001). Storied words: Acquiring a narrative perspective on aging, identity and everyday life. In G. Kenyon, P. Clark, B. de Vries (eds.). *Narrative gerontolog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NY: Springer.
- Randall, W. L., & McKim, A. E. (2008). *Reading our lives: The poetics of growing ol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andall, W. L., & McKim, A. E. (2004). Toward a poetics of aging: The link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life. *Narrative Inquiry*, *14*(2), 235-260.
- Sarbin, T.R. (1986a).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In T.R. Sarbin (Ed.).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pp. ix-xvii). New York: Praeger.
- Sarbin, T.R. (1986b). The narrative as a root metaphor for psychology. In T.R. Sarbin (Ed.).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pp. 3-21). New York: Praeger.
- Scheibe, K. E., & Barrett, F.J. (2017).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life: The life and

- work of Theodore R. Sarbin.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m.
- Seligman, M. (2005). Positive psychology, positive prevention, and positive therapy.

 In C.R. Snyder & S.J. Lopez (Eds.).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ligman, M., & Csikszentmihalyi, M. (2000). Positive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5-14.
- Settesten, Jr., R.A., & Godlewski, B. (2016).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age and aging.

 In V. L. Bengtson & R.A. Settersten, Jr. (Eds.)(pp. 9-26).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aging* (3rd. Ed.). New York, NY: Springer.
- Shogren, K.A., Wehmeyer, M.L., & Nirbhay, N.N. (Eds.)(2017).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Translating research into practice*. Cham, NL: Springer.
- Snyder, C.R., & Lopez, S.J. (2005)(Eds.).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ephens, D. C. (Eds.)(2000). *The Maslow business reader*.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Ward, R. A. (1977). The impact of subjective age and stigma on older person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32(2): 227-232.
- Warren, M.A., & Donaldson, S.I. (Eds.)(2018). *Toward a positive psychology of relationship. New direction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Santa Barbara, CA: Praeger.
- Wood, A.M., & Johnson, J. (2016). *The Wiley handbook of positive clinical psychology*. Chichester, UK: John Wiley & Son.